

【宽厚所街忆旧】

□张机

宽厚所街是以独门独户四合院著称的一条老街,在这条东西走向长约400余米、宽只有两米半多的街上住着不足百户人家。街东头北靠历山顶街,东南与大湾街相连,我家门牌是宽厚所街17号(2007年拆迁前改为宽厚所街43号)。街东头路北的第一个高台阶大门(宽厚所街1号)是袁姓人家的私宅。

袁家大院木质的对开大门上檐带有镂空的鼓状木雕图案,跨过高高的三层大青石台阶,通过尖顶的门楼进入大门是一处空院,后有一面方方正正的砖砌影壁墙,影壁后面有东西厢房和宽敞的一排北屋,这算是第二个院落。东侧有一个长长的甬道,通向带出厦檐的主院(第三院为主院),高大宽阔的正堂屋是青砖砌墙,房顶以鱼鳞状的青瓦排列,两侧翘出的燕尾屋脊在周边很耀眼。古色古香的大门外,两侧各有一尊箱体的大青石门墩,虽说是为歇息而用,仍然显示出了家族的显赫。袁氏家族的大院主门楼与正北屋在一个中轴线上,这又有别于传统的民居宅院方位,能透出官式民宅的身份,相传袁家的高祖为朝廷的官医。

袁家大院不只一处,紧靠1号大院的西邻、宽厚所街3号也是袁家后人的住宅。济南解放前夕,袁达生(音)变卖了3号院落,所以2007年宽厚所街拆迁前夕袁家只有1号这个三进院落。在这两处相毗连的院落,袁氏家族先后六代相安而

张袁两家结婚缘



小图为二姐二姐夫的结婚照。大图拍于宽厚所街东头,右侧第一家为袁家大院。

居。相传袁达生为第四代,长子袁受益,生性豪爽,待人热情乐善好施,曾做过无线电技术员,解放后为济南市岔路街小学教员。另有一子袁受祐,今年已有90岁,为青州市二中离休教师。早年他们住在宽厚所街3号大院。堂弟袁习之(子袁鸣岐、袁鸣皋,女袁鸣燕)、堂弟袁尔勤住宽厚所街1号袁家大院。袁尔勤最初为济南师范学校体育教员,曾组织济南市的一批小学教师成立了“1950男篮队”并任教练,成为济南市赫赫有名的业余男篮队伍,代表山东到上海参赛获得过第一名的好成绩;后来为山东师范学院体育系教授,是省内知名的体育界前辈。

我家老宅离袁家大院不远,在他家的西边相隔6个大门。我

的祖父考取举人功名,父辈兄弟四人也都成家立业。家里有一位卢姓大师傅操持一日三餐,虽然父辈都有了儿女,进餐要进公用大餐厅,妯娌几个也要陪同长辈一起来进餐,显示出大家族的人丁兴旺。因为都是深宅大院,我的父辈与袁家多有往来。我的二伯母谭淑英上世纪40年代在济南市县西巷小学任教,与从事幼儿教育的那国珍老师(袁尔勤之妻)同为济南市小学教育的前辈,两家子女也多少年时代的同窗学友。二伯母是一位百岁老人,当年济南市历下区教委曾为终身从教的老人举办了百岁华诞,表彰她对教育事业的贡献。那国珍老人年事已高之时,仍热爱幼教事业,言传身教鼓励女儿走上了幼教岗位,现已成为济南市较有影响的幼儿教育家。

我家与袁家后人的情缘来自我的二姐张淑秀,1934年二姐生于宽厚所街张家大院,年轻时就读于济南师范学校,与袁受益先生的长子袁昌龄是济南师范的同班同学,他们于1956年结婚。二姐夫1958年曾下放到铁路机务段当工人,每天参与检修路轨,下放锻炼之后入了党,后被提拔为铁路第一小学校长,退休前为济南铁一中办公室主任。二姐夫多才多艺,写一手好字做一手好饭菜。1958年我二姐生下第一个儿子的时候,她的公公袁受益先生特意准备了几册书,放到床上,让新出生的孙子头枕书籍,说这样的孩子将来爱学习,能成大器。二姐、二姐夫养育了四个儿子,今年正好是结婚60周年,每逢佳节四世同堂其乐融融,84岁的二姐夫还在坚持读书看报。

老街上的住户多生性温良恭俭,对那些素不相识的体力劳动者尤为礼让。我家院落里用旱厕,那年月有淘粪工人肩挑粪桶在天刚蒙蒙亮就入户清理,夏天早就来,此时父亲总是沏好上等的茉莉花茶,笑脸相迎地主动送到淘粪工手里,还连声说道,“辛苦了,您给我们家帮了大忙。”相传袁氏家族在宽厚所街老宅传承六代,从中医世家到后辈的从教,也都给街里街坊留下了极好的名声。2007年初春,宽厚所街拆迁在即,我回到阔别已久的老街,还专门走进袁家大院,面对老屋真是感慨良多,年少时和玩伴们打闹打闹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。



我不抽烟,平生就没学过,压根儿就不会抽。可是说起香烟,我却与之有着很深的渊源,因为我生在烟厂,长在烟厂。

今年是我的本命年。60年前的那个冬天,我在烟味笼罩中出生在济南卷烟厂保健站。

那保健站是处四四方方的四合院,占地面积不大,人员也不多,却

【忆海拾珠】

有烟缘未必是烟民

□杨曙明

有内科、外科、药房、挂号室、接生站,还有5间病房,23张床位;2间产房,4张床位。相对而言,医疗设施在当年还算不错的。尤其是那接生站,除了为烟厂职工及家属服务之外,还为附近的山东酒精厂、济南农具厂等企业职工及家属实施接生服务。据记载,从1952年到1960年,共接生婴儿758名,成活率99%,我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名。

“企业办社会”是那个年代的特色。其实,当年的济南卷烟厂规模并不算太大,职工也不算太多,可“麻雀虽小五脏俱全”。厂子里除了保健站,还有职工食堂、澡堂、商店、托儿所、幼儿园、理发店、子弟学校等,当然还有好几处职工宿舍。我从出生到参加工作的1975年,就住在烟厂、住在烟厂,说长在烟厂丁点儿都不过分。

当年在我们家里,父亲抽烟,母亲抽烟,兄长也抽烟,家里最不缺的就是香烟。那时候母亲是二车间的拍烟工,车间里到处是卷烟。我常去那儿找母亲,或要饭票,或拿钥匙。如果说十二三岁之前,我对香烟的熟视无睹尚属正常的话,那么到了十六七岁仍然对它不感冒,显然说明我压根儿就不想学抽烟。记得“文革”后期那几年,社会上到处都是乱糟糟的,当时在烟厂的子女中,十六七岁的男孩子,虽然还是在校生,但抽烟的大常见了。分析当年没学抽烟的原因,我想我享受不了那烟呛。再者,当年学抽烟的男孩子多是些调皮捣蛋包,我是特别要求上进的学生干部,没学抽烟似乎顺理成章。

结婚以后,我有了自己的小家,虽然还会经常到烟厂宿舍的父母家,却再也没有进过烟厂的生产厂区。

母亲是烟厂职工,虽然我自己不抽烟,参加工作以后每个月少不了要帮别人买福利烟,也就是烟厂内部照顾职工的白皮烟。下乡期间,我是为那些与我同病相怜的“插友”买;回城进了工厂后,是为同事买,当然还是为朋友买得多些。我这项特受朋友们欢迎的历史使命,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,烟厂取消了职工福利烟后才算结束。

我有很多朋友是烟民,说起当初学抽烟,原因各不相同。有的是当初觉得好玩,有的是因为闲得无聊,有的是朋友之间的你敬我让,有的是熬夜提神所需要,有的是为了显示男子汉的性格,等等等等,不一而足。

前不久有位结识了几年的朋友,觉得我不烟龄长,且我又不抽烟,就跟我说了烟厂历史上出品过的香烟品牌。他说,出过趵突泉牌的,也出过千佛山牌的,但没有出过大明湖牌的。我给他更正说,大明湖牌出过,只是出的时间不长,他不相信,非得和我打赌不可。见状我立马拿起电话,给在烟厂工作现已退休在家的小妹妹打电话,让她找出《济南卷烟厂志》,把“大明湖牌”的影印纸盒皮用手机翻拍下来传给我。几分钟后,当我拿着证据给我那位朋友看时,他才不得不服输。他对此很是莫名其妙,“你又会抽烟怎么能知道得这样详细?”当我告诉他我生在烟厂、长在烟厂时,他才恍然大悟。

穿衣戴帽各有所好。我以为,抽烟无所谓好坏,想抽就抽,不想抽就算,顺其自然为最好,像我这样有烟缘未必是烟民的固然好,但有烟缘必定是烟民的也未必有什么不好。抽烟虽有害于健康,但对于已知天命的我来说,顺其自然更是一种自在。

42年前的“自拍”照

□赵玉玺

1974年,章丘市相公庄镇七郎院村被定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首选单位。我作为村办电影放映员,决心利用相机记录这重大时刻。可刚准备,就把相机摔坏了,只好到相公庄电影放映队王绍海队长那里借用他的“海鸥”相机。由于长时间没用,我打算先试拍一次。

5月27日,我发现几名知青

正在院内图书室借阅图书,就把他们都喊了出来。听说照相,他们都很高兴。为了把我自己照进去,我使用了三脚架并利用了“自拍”功能。按下“自拍”的刹那,我迅速跑向了早已选好的位置。“咔嚓”,我们都被“收”进了镜头。没想到,洗底片时,我发现这张照片特别好。我立马找来相纸印了一张。这张自拍照是我(后中)和知青一起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。



考

□范宁

面,和作文本差不多大小,成系列的,上面印着学科名,其他情况就不晓得了。”

林母拍拍女儿肩膀:“你爸认识的人多,这事儿交给他好了。”

话说林父接了“任务”,便马不停蹄地奔忙开来。他认真列了一个名单,把所有可能帮忙的亲友电话都打了个遍,千叮咛万嘱咐对方务必在获取信息后第一时间告知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,这套资料还真让林父给“挖”到了。听说对方手里一共还剩两套,林父索性花高价钱全部买了下来。

当天下午放学后一进门,林倩便被满脸喜悦的母亲一把抱得紧紧的:“你爸太有本事了!那套书弄到手了!从现在起,你要拿出蚂蚁啃骨头的精神,一道题一道题地研究。哈,到时候还考不过老刘家那数学尖子吗?”

林母越说越兴奋,厨房里锅碗瓢盆的交响声混合着她哼唱的小曲,一遍遍在室内回响着。

饭桌上,夫妻二人不停地往女儿碗里夹菜,老林俨然一副全胜将军的派头,跷起二郎腿,陶醉地啜一口酒后,用指尖不时在桌上敲着鼓点。

话说林倩从拿到复习资料起,就开始了细细研究,她制订了周密的学习计划,向着踏入高中大门的第一天起就选好的奋斗目标加倍冲刺。

几天后的周日,刚刚吃完晚饭的林倩听到了柔和的敲门声。她从猫眼看到,是对门的刘芳。

林倩犹豫着开门后,刘芳俏皮地翘起小嘴:“不进去了。想问问你,听说咱们学校最近传得挺神奇的关于那套《精编参考》的小道消息吗?”

“……哦”,林倩的大脑一圈圈飞快运转着,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最妥当。

“嘿嘿”,刘芳望着林倩的眼睛,“你弄到了吗?”

“我……什么?”林倩故作糊涂地摇摇头。

“那就好。”刘芳做了个鬼



大明湖畔·小小说征文

投稿邮箱:lixiaozuoxie@163.com